

熊孩子和小画家 只差一颗陪伴的心

□乐倚萍

翻开新西兰画家尼基·斯莱德·鲁滨逊的《我是不一样的小画家》一书，觉得个中场景一点儿也不陌生。或许每个送宝宝上过早教的父母都见证过孩子如此创作，机构的老师会用各种寻常小物：大豆、石头、树叶，教宝宝拼贴出自己的作品，而父母也觉得孩子确乎是学到了什么——他们小小的手因此变得灵巧了些，稚嫩的眼因此能感知鲜艳的色彩，顺带也加深了对世界的认知。

但仔细想想，绘本的主人公所为，又不同于教育机构的拼贴，她是自发地搜罗自然界的万物，从容易入画的素材到那些不好驾驭的东西，如流沙、雨水、云朵，无需指点，想象力让一切水到渠成。令人惊艳的作品背后，小画家乐在其中，引以为豪。可她真的是天赋异禀的“别人的孩子”吗？并不尽然。

多少次，我们的孩子也会就万物想入非非，提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被问倒或者啼笑皆非的父母有没有足够的认真和坦率陪他们去思考呢？这样的孩子在学校很可能被视作异类，想象力便被无视、被扼杀了。多少次，熊孩子放飞自我玩得满头大汗，捡回一堆“宝贝”，父母会不会嫌其肮脏，安全起见，将它们统统拒之门外？又有多少次，孩子的作品就只是作品，在“画得好”或“有待提高”的结论之外，父母们并没有兴趣细细追究孩子的脑洞，他们讲了什么故事？如何编排角色？色彩和图像又代表了怎样的情感？有时候，看似毫无章法的线条之间蕴藏着无比精彩的故事，远比绘画逼真与否、美丽与否更重要。

绘本的主人公是“不一样的小画家”，她用自己感兴趣的材料编织自己的故事，而我们的孩子又何尝不是不一样的小画家呢？他们对万物充满热忱，动用所有的感官如饥似渴地探索，何必去阻挡他们，由他们去创造不一样的玩法！何况，我们希望培养的难道是一个“画家”吗？或是某一方面的才能、可以向人宣示的学习成绩吗？上培训班也好，早早灌输程式化的内容也罢，或是当代的“仲永之伤”，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和平台，可以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但这些所谓的教育，真的是孩子需要的吗？每每看到教育机构门口，等候的父母不辍地刷着手机，都忍不住怀疑，是否是父母自身的文化自卑感，才促使他们寻求如此的心理安慰。我们本应该是最了解孩子的，为何不能引导他们以最适合的方式学习和成长呢？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或在此处，或在彼处。是以绘画为例，或有善于描摹形状的，或有对配色敏感的，或有异想天开的，或有逻辑清晰的，或有冷静克制的，或有外向奔放的，或有爱介绍、爱讲故事的，或有爱塑造、让画作立体起来的……既然不该将孩子束缚在一个标准的框架里，就当以更大的耐心去陪伴他们，欣赏他们的进步，聆听他们的创意，甚或帮助他们完成作品的“升级换代”，替他们推波助澜。如此，世间也不会有那么多熊孩子了——他们的精力将得到释放的出口，展现天赋、享受学习，不比搞破坏更有吸引力吗？

中信出版集团
美马克·科尔兰斯基 著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

明天出版社
尼基·斯莱德·鲁滨逊 著
《我是不一样的小画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罗伯特·奥伦·巴特勒 著
《香河》

《鳕鱼往事》：一本“可口”的历史书

□王昱

提到历史书，很多人本能地会想到某场革命、某位帝王将相的功业等等。这些故事对大多数人来说当然是枯燥乏味的，即便通俗历史叙述者能用风趣的笔调在其中添加不少佐料，但无奈历史毕竟不是相声，其有趣程度终究是有限度的。

如果换一种方式。我们能不能将历史写得有趣，甚至“可口”一些呢？比如说，经常上餐桌的某种食材，如果你讲一段它的历史，是否会刺激你的味蕾，让你大快朵颐一番？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就是这样一本“可口”的历史书。严格说来，很难区分这本书到底是在讲历史还是在推销鳕鱼这种食物——在书的后半段，作者详细介绍了鳕鱼的数种常见烹饪方法，甚至对每种做法的口味得失都做了评价，书读至此，往往会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抛下书上街去买鳕鱼。

如果你就此认为这是本不正经的三流历史读物，那就错了。该书的作者马克·科尔兰斯基虽然是美国著名的美食评论家——他曾经得过詹姆斯·彼尔德食品写作奖——但主业还是研究历史，尤其擅长将看似不起眼的一些食品的历史写得引人深思。他的这本《鳕鱼往事》恰如一条烹饪得恰到好处的鳕鱼，在鲜美诱人的同时，还保住了营养。

一条鳕鱼背后有什么故事呢？作者形容它“改变世界”是否太夸张呢？正如作者开篇所指出的，本书的主角鳕鱼可不一样。作为一种特别优秀的食物，作者一口气列举了它的七大优点：第一，鳕鱼的蛋白质含量比一般鱼类高，而且油脂含量也更低，是

一种健康理想的食材。第二，鳕鱼体型较大，长度一般在一米左右，浑身都是圆滚滚的肉，吃起来特别方便。第三，与那些机灵的鱼比起来，鳕鱼性格憨傻，非常容易咬钩。第四，鳕鱼在大西洋的储量曾经非常多，过去应该能达到几十亿条。第五，鳕鱼会洄游产卵，易于捕获。第六，鳕鱼刺非常少，吃起来很过瘾。第七，在机缘巧合之下，鳕鱼还成了基督教守斋日期间唯一可以吃的蛋白质。

由此可见，鳕鱼这种食材几乎是老天爷给其主要产地大西洋沿岸居民最为理想的礼物。然而，再好的礼物也需要技术去获得才算数。在15世纪以前，由于技术所限，欧洲的鳕鱼捕捞量很少。随着15世纪捕鱼业技术革命的出现，英法荷西等国家相继发现这种鱼简直就是“海上黄金”，于是一场“海上淘金热”在欧洲展开，捕捞鳕鱼很快形成了一个发达的产业链，后来人们管这一时期叫做“蛋白质红利期”——蛋白质似乎是以鳕鱼这种形式储藏在大西洋里，只要派渔民来取，便要多少有多少，欧洲人再也不用为吃喝发愁了。

欧洲人与鳕鱼的这种关系，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大航海产生了很多决定性影响——在世界的其他地区，航海业与农业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很多政府（比如古代中国）担心逐利的航海者太多而遏制农业，粮食问题成了遏制这些国家实现以农为本向以商为本转型的瓶颈。由于鳕鱼的存在，欧洲人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完全不必为食品问题发愁，得以平安跨过这道门槛。

更妙的是，当欧洲人到达新

大陆后，发现这里刚好有世界上最大的鳕鱼渔场——纽芬兰渔场，本来作为处女地的新大陆没有什么值得与欧洲进行交换的商品，即便开矿挖掘最值钱的金银，也需要相当长时间来变现。但鳕鱼渔场不仅完美解决了新大陆“第一桶金”问题，还让最初殖民新大陆的开拓者有了靠谱的蛋白质来源。鳕鱼甚至一度成为硬通货，美洲殖民者用它从非洲换奴隶，从欧洲换工具，后世著名的贸易大三角就这样运转起来。

更有甚者，鳕鱼还促进了近代海权主义的诞生，由于欧洲各国都将渔场作为不可或缺的食品来源，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就不再仅仅是商人的诉求，而成了维系国家稳定的必需品。英法美等国围绕鳕鱼渔场展开的明争暗斗，也成为军事和政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直到20世纪，这样的故事还在上演：二战以后，英国在北欧小国冰岛先后为争夺鳕鱼渔场打了三次“鳕鱼战争”，而战争的结果是催生了一条在国际上影响至深的共识：如今国际公认的两百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最初就是冰岛为了维护其渔民捕捞鳕鱼的权利向英国提出并逼迫其承认的。正是这个规矩，开启了世界范围内更加激烈的海洋争夺。

如作者所说，鳕鱼是一种“改变世界的鱼”，不仅仅是餐桌上的美味，还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如果没有它，也许欧洲压根儿不会迎来近代历史上的那轮发迹，世界将完全不同。所以，下次你再吃鳕鱼时，一定会比读该书前更感美味，那种让鳕鱼更可口的佐料，名叫知识。

战争就像一个黑洞

□王淼

威廉·昆兰是一名二战老兵，他总是希望与家人共享对战争的感受，并能在另一场战争中把这种感受传递下去。信念与荣誉，是他生活在世间唯一的精神支撑，他一生追求着他自己的认定并为之奋斗的价值观。威廉的大儿子罗伯特是一名越战老兵，为了取悦父亲，得到父亲的认可，他主动报名参加越战，然而，战争的经历不仅完全颠覆了他对战争的认识，战争的惨痛记忆，也成为他一生的梦魇。威廉的二儿子吉米是一位反战者，为了逃避服役，他与自己的家庭决裂，远走异国他乡——弟弟永远不原谅罗伯特参加了越战，父亲却因此永远喜爱罗伯特，战争即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涉入他们的家庭，爱与恨，恩与怨，是与非，也在两代人对战争的不同认识中彼此纠结，相互交缠。

单从情节来看，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香河》的确算不上是一部出彩的小说，但通过这个并不出彩的小说，作者试图解答一个十分重大的主题：战争是邪恶的，还是正义的？战争是必要的吗？战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当罗伯特为取悦父亲而走上越南战场时，他抱定的初衷并不是去打仗，更不是去当英雄，而只是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打算溜到一边，着陆，工作，然后，作为百

分之八十参加过战争却从未杀过人，从未经历过任何真正的战斗，也从未开过枪的那批人中的一员，飞回家。”然而，让罗伯特没有想到的是，一旦身临其境，他便身不由己地陷入血腥的杀戮之中，不是杀人就是被杀，其间根本不存在其他的选择。罗伯特不想坐以待毙，只好杀人自保，他不得不接受那么多的杀戮，让那个遥远的地方血流成河。他开始怀疑，要么他是自欺欺人的傻瓜，要么他是被父亲的观念愚弄的傻瓜，因为他所遭遇的一切，恰恰是以保护祖国、保护家人、保护现在以及过去几代人所珍惜的一切之名，最终将他置于那种恐怖的境地。

与罗伯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吉米，他与父亲和哥哥的价值观迥异，他拒绝取悦父亲，对哥哥参加越战充满了反感。吉米直言，越战是一场邪恶而又残忍的战争，参加越战的人并不是英雄，敢于对参战说“不”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因为越战，吉米与父亲和哥哥之间的关系步履蹒跚、摇摇欲坠，他终于还是与他们决裂了，他背井离乡，独自一人出走加拿大，与父母和哥哥长达四十六年未通音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横亘在他们心中的，只有从未表达过的责备和辩解，愤怒和后悔。而参加了越战，且侥幸归来的罗伯特也同样不

好过，他时常想起某天夜里倒在他枪口下的那个黑影，他甚至不知道那个人是男是女，是不是他的敌人，但那个人不会那样简单地死去，而是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魇中。罗伯特哀叹，一旦你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内心就绝无得到平静的可能；他不得不承认，在越南，他或许直面了恐惧，并没有逃避，但把自己奉献给一场不仅失败而且完全错误的战争，即便做到了，他的行为也与人们称之为“勇气”的东西毫无关系。

香河，是越战期间罗伯特驻守的地方，他曾在那里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也曾在那里爱上了一个穿着奥黛的姑娘……在小说中，香河更像是一种意向，一个象征，一条河流的波光艳影，与一场战争的惊悚恐怖相互交织，构成了一种诡异的氛围，使得过去与当下，梦魇与现实，在时空之间彼此切换与闪回。罗伯特最终与吉米和解了，那是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共同的血缘将他们重新联结起来。对于人生来说，四十六年无疑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概念，罗伯特和吉米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获得了一个只有通过死亡才能了解的真理：战争源于人类的某种肮脏下流的基因，战争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战争本身，它就像一个黑洞，不仅有当下的杀戮和被杀戮，还会吞噬你未来的生活。